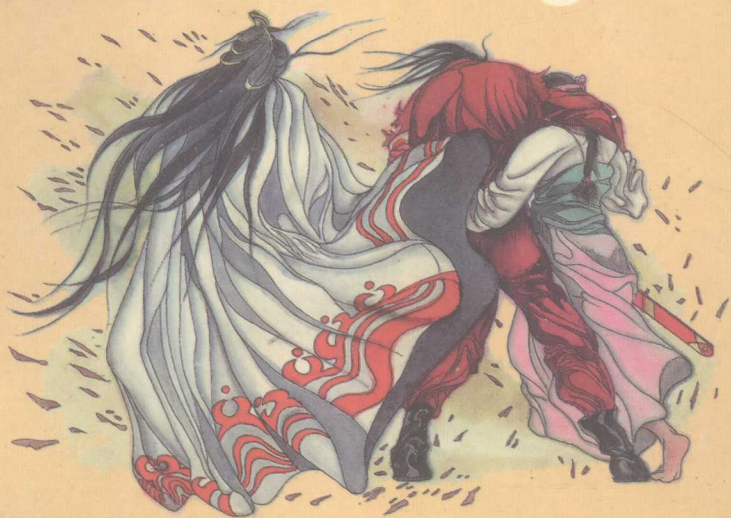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劍走天涯

下



上官鼎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劍走天涯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I 247.58 / 225 (1-2)

剑走天涯

[台湾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20

插页:8

字数:450,000

印数:10,000

版次: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43—8/I·1623

定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二十二章 梦中情人 意外重逢

江南——“强人”沈神通的管区。

落日把西天云彩染成彤红，远处的青山已笼罩在暮蔼中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这是一片草坪，草坪虽不太大，但水足土肥，野草及疏落的树木都长得极为茂盛。

一阵风吹来，草坪上的野草像波涛起伏，大热暑天突觉凉快起来。

大树之前，一匹神骏的白马低头啃着青草，马主人却不知何处去了。

一会儿，只见远处驰来一匹黑马，驮着一个青衣青年，马蹄踏在青草上，点地无声，但来势却极速。

黑马来至白马前，突然长嘶一声，人立而起。马上人飘身下地，轻笑说：“也罢，让你吃点草！”

话音未落树后突然窜起一条人影，青衣青年暴喝一声：“谁？”手臂一扬，“唧当”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人随即掠起向那人影追去！

前头那人的一件大红披风猎猎作响，倏地一个转身，一口长剑急刺奔前的青衣青年！

青衣青年反应极快，长剑一横，“当”地一声架住来

剑。

红衣人长剑一滑，改削青年的手腕！

这一剑变化极速，青衣青年只得沉腕后退一步，抬头一望却是一个杏脸的红衣少妇，模样儿十分标致！

红衣少妇一口钢剑如游龙般飞舞，对青衣青年分心刺来！

那青年也非庸手，手腕一振一抖，格开钢剑，剑尖反刺对方双眼。剑至中途，青年身子一偏，长剑忽斜削对方肩膀！

剑临及肩，手腕一翻，剑脊贴肩急斩粉颈！这一招竟有三式，红衣少妇战不及此，连忙倒退！

青衣青年身子暴长，剑随身走，刺向其腰腹，同时喝道：“因何藏于树后？”

红衣少妇大怒，足尖一点，身子如火凤凰般窜起，钢剑自上向下劈来，竟将长剑作大刀使出来。

刹那长剑离青年头顶不过三寸，那青年身子一偏堪堪让过，此刻长剑才回收把对方撞开！

红衣少妇凌空打了个跟斗，翩翩落在地上。

青年并没有冲前，反而诧异地问道：“女侠是谁？”

红衣少妇望了青年一眼，身子突然抖动起来，颤声问道：“你，你是……端木表哥？”

“表妹！”青年再没有怀疑，冲前几步，张开双臂向少妇围去，临近突然想起对方的身份，连忙停住了脚，尴尬地道：“表妹你怎会在此？”

红衣少妇脸上突然泛起一团红晕，嗫嚅地道：“我，

我去找我爹爹……现在要回去了……半路上有点内急……”

“回哪里去？”青年忙问一句。

红衣少妇轻吸一口气，“表哥，我已经许配人家啦，你表妹夫是青竹山庄的熊雄……”

“啊！”青年轻拍了自己的脸庞，“我真傻，咱已足足有十年不见啦！恭喜表妹，表妹夫可有点名气！是个有为的游侠！”

“表哥，听说你在沈神通手下办事，这两年名头颇响，小妹也恭喜你了！”

原来这个青衣青年便是江南总捕头“强人”沈神通手下的第一条好汉端木盛。

当下端木盛笑一笑道：“表妹近来可好？”

红衣少妇姓紫名玉霜，所谓一表千里，她是端木盛的义父的外甥女，两人小时候曾经一起习武练字，称得上是青梅竹马，后来端木盛另投明师，两人才少再见面。

端木盛的义父过世后，端木盛便与她断了来往。这番重逢实在十分意外。刚才他还是由她那一招以剑使刀势式中认出来。

紫玉霜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轻声说：“还好，表哥成家了没有？”

端木盛脸上微微一热，“愚兄终日奔波，还没有这个念头。嗯，愚兄有外甥了没有？”

紫玉霜脸红如火，轻轻摇头，“表哥要去什么地方？”

端木盛蓦然一惊，“愚兄要到衡阳办一件案子！”

紫玉霜抬头一望天色，云彩已逐渐黯淡，大地一片灰蒙蒙。“很急吗？”

端木盛点点头，“上司限时破案，故此……”

紫玉霜幽幽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妹也不敢拖延表哥的时间！”

端木盛依依不舍地望了她一眼，撮髻发啸，把坐骑召来，“表妹，姑丈身子可好？”

“托福！我爹也常念着你！”紫玉霜的父亲是“金刀大侠”紫超。

“听说这两年他已不再出来走动，在家纳福？”

“可惜他没有儿子，小妹又不能承欢膝下，爹实在十分寂寞！”

“愚兄有空一定去探望他！”端木盛翻身跨上马背。

“表哥！”紫玉霜突然叫了一声。

端木盛一愕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青竹山庄在哪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云峰山下，资水之南。”

“表哥回程经过请来舍下一坐！小妹有话跟你说！”紫玉霜瞪着一对黑白分明的眸子道。

“一定！表妹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端木盛一夹马腹，向南驰去。

不一会儿，人马都已消逝在夜色中，紫玉霜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良久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呼马过来。

这声叹息，似有无限心事。四野寂寂，有谁能知道这声叹息包含了什么意思？

入夜，风更急，野草摇晃，沙沙的声音，像无数道叹息！

夜越来越深，马儿仍未停歇，端木盛的情绪也未曾稍息。

这次意外的重逢，使他心情激荡，紫玉霜曾是他少年的梦中情人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年纪的增长，紫玉霜在他的脑海的印象也逐渐淡然。

十年后重逢，使他翻起前事，往事依稀，令人唏嘘，十年人事几番新，表妹嫁与熊雄倒也合适。

熊雄在湘境颇有点名气，闻说是个肝胆相照的青年好汉。以青竹山庄二公子的身份娶“金刀大侠”紫超的女儿，实是门当户对！

这一切似都完美无缺，紫玉霜眉宇间为何有股忧郁之气？难道他们两口子有了不愉快的心事吗？

“胡——”远处传来一声狼嚎，端木盛振作一下精神，收起胡思乱想的思绪，全力催马快前进。

衡阳发生的案子，是知州夫人在去进香途中被人劫走，一干护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让凶徒从容逃逸。

这件案子的确颇为棘手，端木盛费了多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侦破，并巧施陷阱，使凶手上钩被捕。

端木盛办好事，休息了两三天才取道回程。前两个月到江北查案，一直到现在他都未曾好好地休息过，故此，他走得很慢。

走了三天，他突然记得紫玉霜之约，便拐西而行。

青竹山庄名头颇响，一问便知其座落。

端木盛催马而行，那片郁郁苍苍的竹林，中间飞出一角红瓦檐角的红楼已经远远在望，端木盛一颗心忽然没来由地紧张起来。

第二十三章 魂断红楼

碧绿的竹叶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加青翠欲滴。

端木盛翻身下马，牵马而行。

刚走到竹林前，突见一个神气十足的中年人自竹丛后转了出来。“请问阁下贵姓？”

端木盛忙道：“敝姓端木，请问贵庄的少夫人可在？”

那中年人的脸色微变，拱手道：“敢问端木大侠跟敝少夫人如何称呼？”

“在下是她表哥，因事路过，特来拜访！”

“哦？”那人上下看了端木盛一眼，板着脸说：“请端木大侠稍候！”说罢翻身入内。

端木盛不禁十分诧异，心中登时后悔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那个中年汉带着一位青年走了出来，“少爷，便是这一位要找少夫人！”

端木盛抬头一望，只见那青年生得浓眉大眼，一张国字脸十分威武，不禁暗喝了一声采，连道：“这位谅必便是名震湘境的熊兄了？”

“不敢。”熊雄神色十分冷漠，“阁下自何处而来？”

端木盛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恰好路过……”

熊雄截口说道：“你说是拙荆的表哥吗？”

“是的！小弟的义父称她甥女，嗯，请问……”

“哦？一表千里？哼！我从来未听说过拙荆有个表哥的，阁下何时跟拙荆见过面？”

端木盛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在下岂会来此白撞？熊兄若不信，可叫舍表妹出来相认！”

熊雄脸色大变，沉声道：“快说！你在何处跟拙荆见过面？”

端木盛朗声道：“自小相识！”

“我是指最近！”

“一月前，在此东北六十里处，恰好碰见她自娘家回归！熊兄好像有点……”

熊雄忽然大喝一声，随即把刀抽出，望端木盛劈去！
“好小子，你竟还有脸来见我！”

端木盛吃了一惊，连忙翻身后退，“熊兄，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好说！”熊雄鬓发齐竖，缅甸刀一横，向端木盛腰腹截去！

端木盛连忙抽剑架住！“熊兄，我想你我之间必有什么误会了！”

熊雄刀势不绝，“飕飕飕”一连三刀把端木盛迫得连连后退。“好小子！误会？你竟敢欺到青竹山庄头上来，熊某不把你碎尸万段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？”

端木盛长剑急速遮挡，仍然沉着气问：“端木某几时欺到贵庄头上来？请熊兄明言以解在下茅塞！”

“气煞我了！”熊雄刀势更盛，一口气劈了十七刀，这

十七刀，刀刀狠辣，无不向端木盛的要害招呼！

端木盛吃了这顿闷记怒火渐盛，忖道：“表妹怎会嫁给一个这样的莽夫！我若不回手，你还道我是作贼心虚！”心念一定，长剑便自刀光中突破，斜刺熊雄的左肩。

熊雄怒哼一声，缅甸刀迅速回收，以刀柄撞开剑尖，同时借势反劈！

这一刀攻守兼备，端木盛忍不住喝了一声采，身子随即一偏，长剑如毒蛇般贴着刀锋向其手臂削去。

熊雄喝一声，手腕倏地一沉，刀锋向上，恰好把剑格住，同时左掌望其腕脉切下。

“好！熊公子的刀法果然名不虚传。”端木盛的左指上竖疾点其掌心之“劳宫穴”。

熊雄一收腕，缅甸刀疾劈而出，快如奔雷，挟着风声，倏忽便至端木盛胸前。

这一刀跟前几招大不相同，几令风云变色，端木盛大吃一惊，急切间只得使个铁板桥，弯腰避过！

尚未直起身，熊雄的左掌已印至小腹，端木盛左掌迎起，“拍！”身子立即摔落地上，随即又使了个懒驴打滚，一滚二丈，再斜窜上来，虽然没有受伤，却也异常狼狈！

“端木捕头也不过尔尔！”熊雄疾窜过去，拦腰劈了一刀，这一刀竟没风声，轻飘飘如落叶般吹至。

端木盛心头一紧，知其蕴有变化，不敢怠慢，长剑随意而动，舍守反攻，急刺其咽喉！

这一剑也是端木盛功力之所聚，他见熊雄出手狠辣，

再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熊雄身子如游鱼般滑开，刀锋一转，改劈为砍，再度交锋，两人都竭尽本领施为，端木盛往往占了上风，便给熊雄施了招绝活扳回均势。

两人以快斗快，倏忽已过了百余招，仍是难分胜负之局，端木盛心头逐渐冷静，心念一动，虚晃一招，转身望山庄奔去。

熊雄大怒，急道：“快截住他！”

端木盛高声呼道：“表妹！表妹！”

刚穿过一丛竹叶，忽见里头奔出一个白髯老者，沉声喝道：“是谁敢来此地撒野！”

端木盛一抬头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姑丈！我是盛儿！”

熊雄的一道暴喝响起于背后，“岳父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让小婿把他劈掉！”

白髯老者紫超忙喝道：“雄儿，不可造次！”右掌急伸，“拍”地一声击在刀身上，登时把刀势破了。

“岳父……”

“雄儿，你说什么？”紫超双眉一扬，目光炯炯地道：“盛儿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他怎样不是东西？”

“他，他……”熊雄跺脚道：“他那天跟玉霜见面……这口气小婿怎样也咽不下！”

紫超脸色一变，转头瞥端木盛，缓缓地道：“我不信盛儿是个这样的人！”

端木盛忙问道：“姑丈，熊兄说什么，怎地晚辈听不明白？”

熊雄怒道：“你倒会装蒜！”

“雄儿，凡事有我在，我们先进去慢慢交谈！”

熊雄才不再吭声，恨恨地道：“楚大叔，你带路！”

那个管家模样的中年汉子应了一声在前引路。

远看青竹山庄似乎不大，至此才发觉原来占地颇广，冲天的竹丛修葺得甚为整齐。竹丛之中又种有一些奇花，看来十分清雅。

庄内的小路以青石板铺砌，左转右弯，曲径通幽，再转过一丛青竹，前面便现出一座厅堂，红砖绿瓦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这座厅堂布置得颇为古雅，极具气势。

牌匾上的几个漆金字：青竹山庄秀甲天下。笔力苍劲又带有几分飘逸之气。

端木盛也到过几座名震江湖的庄院，觉得青竹山庄似乎与众不同。

三人在一张酸枝木嵌云石的六角桌子坐下了后，端木盛首先忍不住地问：“姑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熊兄对晚辈又生了什么误会？表妹因何不见？”

他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，但紫超只答了一句：“你表妹已……先我而去了！”

这句话如同在端木盛头上响了个霹雳，他万分诧异地道：“表妹怎会……她，她是何时仙逝的？”

“一个月前……”紫超的声音突然沙哑了，眼角噙泪地说：“她就在回家的次日，被人发现……”

“都是你干的好事！”熊雄气虎虎地道：“若不是你，

玉霜也不会悬梁自尽！”

“表妹是悬梁自尽的？”端木盛惊呼一声，随即怒道：“这跟端木某何关？难道是我逼她自尽的？”

不料熊雄狂笑起来，道：“正是你逼她走上绝路的！”

“放屁！熊雄，端木某敬你是条汉子，不与你计较，你可不得再含血喷人！”端木盛身子怒极而抖：“我若有逼死她之心，表妹为何会叫在下回程路过前来拜访你夫妇！”

熊雄脸色剧变，“好个淫妇，竟敢背夫约情郎来此相会！这是存心要我熊雄做开眼乌龟！”

“拍”，“拍”，紫超及端木盛同时拍桌喝道：“闭嘴！”

熊雄脸色铁青，厉声道：“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熊雄！你含血喷人可有证据？”端木盛戟指大喝。

“玉霜死后，丫环替她净身入柩时，发现其下体一片狼籍……这不就是背夫偷汉的证据吗！”

“说不得是你自己干的，却来污辱旁人！”

“笑话！假如是熊某干的，难道会不知道？”熊雄狠狠地道：“可惜，熊某是在玉霜死后的第三天才回家的！”

“但，这件事我可没有亲眼看见，只是你说的！”紫超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件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好，传出去对我们终究都不好听……唉，霜儿既然已死，你又何必……”

熊雄哼了一声，悻悻然地坐下来，道：“楚大叔，你把事情告诉姓端木的！”

那个管家模样的中年汉忙道：“少夫人那天回来之时

已是掌灯时分，她只吃了一点东西，便吩咐丫环小青送一盆热水上楼，不久小青去拍门，房里没有反应，她以为少夫人倦极睡去，便也没在意。

“直至次日，日上三竿还不见少夫人下来，小青这才着急大力拍门，仍没有反应，她跑来告诉在下，在下也是十分慌张，幸而当时有丐帮的铜脚神丐在场，他也觉得诧异，于是便把房门撞破，却发现少夫人早已悬梁自尽！”

端木盛忙道：“当时你们是否进行过调查？”

“调查什么？”楚管家一怔，脱口而问。

“说不定她是让人杀死，然后再把她的尸体悬挂上横梁！”端木盛冷冷地道：“舍表妹一月前既然约在下来此，又怎会无端端生了厌世之念！”

熊雄冷哼了一声：“楚大叔，你再告诉他！”

“房内所有的窗户都让人自内下了闩，又全都完整无缺，这分明是自杀，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呢？”

“也许杀手把她杀了，再布下疑阵，最后……”

“最后他又如何离开？又把窗户及房门上闩？”熊雄冷笑一声，“亏你还是个吃公饭人！”

端木盛脸上一热，半晌才说道：“也许房内有地道或者凶手自屋顶离开也未定！”

“很好，熊某也希望她不是自尽！楚大叔，烦你带他去红花小楼看看！”熊雄道：“岳父大人，我们就陪他走一趟吧！”

紫超精神一振，点头起身，“盛儿，等下希望你仔细瞧瞧！”

“这个自然！”

厅堂之后是一座花园，没有假山，也没有小桥流水，但树木疏密有致，花香扑鼻，石板小径看来浑然天成，另有一番风味。

过了花园，便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，小楼像火一般红，红砖红柱红瓦，如同入了火场。

入口一张牌匾刻着八个大金字：红花小楼妙绝乾坤！

小楼并不大，楼下一个小厅，两侧各有一个寝室。引人注目的是四条粗大的红柱，上面雕着龙凤的图案。

这座小楼跟外面的风格大异其趣，外面朴实古雅，这里鲜艳豪华。

楚管家自中间那道木楼梯走上去，端木盛紧随在他后面上楼。

楼上的建筑形式跟下面一样，中间一座小厅，摆设茶几交椅，两旁各有一个房间。

楚管家推开右首那间房门，“请进！这就是敝庄少夫人生前的寝室！这副门是新近安装上去的，端木捕头谅必看得出来！”

端木盛随即走入房内，这间寝室颇大，放着一张雕花大床，梳妆台、桌椅、衣柜、窗棂、梁柱无一不刻意求工。

端木盛目光落在窗上！

窗格上都有横闩，抬头望屋顶，果亦完整无缺，墙角露出大半条柱子，另一小半是嵌在墙中。

看来紫玉霜自杀的成份是绝对肯定的了，但他仍不死